



红色故事连载

风起云涌(之十)

许向东

“——凡是违反上述规定的同学和老师,或是被打骂或是被责罚,甚至被开除和解聘。我们大家为此不知受了多少委屈,流了多少眼泪。”

“全体同学们,尊敬的全体教师,大家说,这种局面要不要改变?”

“要改变!”“要改变!”“要改变!”全场师生一起大声呼喊。“什么时候改变?”江仲奇大声问。

“马上改变!”“马上改变!”全体师生一致回答。

“大家说,怎样才能改变?”江仲奇再问。

“驱逐梁深远、梁传文、梁一峰!”全体师生异口同声,呼喊声响彻云霄。

梁深远和梁传文、梁一峰被师生们的口号声震得六神无主,呆呆的坐在那里,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接着,一、二、三年级各班的学生代表发言。他们纷纷列举了三人压制迫害学生的恶行,支持学联会的动议。

教师代表易龙生发言表示:“全体教师一致支持南中学生联合会和全体学生的要求,驱逐梁深远、梁传文、梁一峰!”

“我想说几句,我想说几句。”一直坐在那里发颤的梁深远向主持人说。

“现在就请梁深远校长说说他的想法!”潘襟江宣布。

梁深远脸色苍白,颤颤巍巍地走到讲台:“诸位同学,诸位教师,吾自供职南中,呕心沥血,极尽所能。因学识所限,过错难免。但所作所为,均为学校兴,为学生好,尽其所责,别无他图

他心……”

“学生因阅读进步书籍,被你开除,教师因讲授新思想新文化被你责罚甚至解聘,这是为学校兴为学生好吗?”有同学大声发问。

“请同学们安静,听梁深远校长把话讲完。”主持人潘襟江说。“或者鄙人有不足之处,然一贯爱护学生,对所有同学一概视为己出,尽心呵护,善心善举,并无恶意……”梁深远还要说。

此时一个声音打断了他:“我要求发言!”一位同学大声向主持人要求。

梁深远一看,这是自己的得意门生,过去经常向自己打同学的小报告的三年级学生黄维国,自己一直也没少关照他。黄维国显然是关键时刻站出来为自己保驾了!看来自己没有白费心机。心里一阵轻松和得意:“吾相信公道自在人心。鄙人就说这么多了,由黄维国同学说说。”

“好的。就由黄维国同学发言!”潘襟江大声宣布。

黄维国大步走上讲台,环视全场,满脸涨红,右手指着梁深远,上嘴唇在抖动:“梁校长,你,你,你……”他显然是太激动了。

“黄维国同学,你慢慢讲,不要急。”潘襟江说。

大会原来没有黄国维发言的安排,同学们不知道他要讲什么问题,都屏住呼吸,注视着他。一下子全场鸦雀无声,此时此刻,针落地地都可以听得见。

“我本来是不准备在会上发言的。但是,刚才听到梁深远校长说他对学生视为己出,尽心呵护,善心善举,并无恶意。我要对此发表一下意见。”黄维国稍停顿

一下继续大声说:“今年三月,梁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留意跟踪监视二年级的张小秋、黄学勤,三年级的梁大伟、赖永明,说他们的日子长不了。总有一天到朱也赤保不了他们的时候,我就开除他们,让他们没书读。还说学联的头统统都要开除!这是你说的对学生尽心呵护?这就是你说的对学生视为己出?”黄维国大声质问。

这些话让梁深远听得心惊肉跳,心气尽泄,几乎支撑不住身体。他压根想不到黄维国会把这些事讲出来。刚才喜出望外的神情一下子变得无影无踪。代之是惊恐不安和焦虑。

然而,让他更害怕更吃惊的还在后面。

“我也要发言。”要求发言的是外号叫“圩地仔”的二年级同学车官旺。“上个月,教导主任梁传文找我,让我设法找个差子和学联会的人打一架,最好让圩地流氓烂仔出手帮忙。然后由他出手处理,教训一次学联会!还说是梁深远校长吩咐的。难道这也是对学生视为己出吗?”

“你身为校长,竟做这么下作的事情!”许多同学忍不住站起来指着梁深远骂。

“梁深远,你必须大声回答这个问题!”全场师生愤怒的大声喊。

这两位同学,会前曾经向学联会反映过“三梁”的问题。但当学联会要他们在会上发言时,他们却打了退堂鼓。说不好得罪校长和主任,因为校长主任以前也给他们许多关照。见太勉强,学联会就没有再继续做他们的工作。却想不到他们在会上突然主动站出来揭发梁深远。

此时的梁深远面对千夫所指,简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出现这个无比难堪的局面。

“我是好心办了错事……这,这不知怎样搞的,这,这,这真是对不起同学们……”梁深远沮丧的低下头喃喃地说着连他自己也搞不懂的话语。

“梁深远的伪善面具已经被撕开。他根本不是一个善良的人,更不是一个合格的校长。而是一个严重影响学校进步的绊脚石,是一个反对革命,破坏革命的家伙。梁传文和梁一峰也跟着他做了许多坏事。我们今天的全体师生大会,再一次要求他们三人立即离开学校,由校董会另聘优良人士任职。同意这个动议的学生和老师,请举起你们的手!”潘襟江大声说。

与会全体师生无一例外,都高高地举起神圣的手。

“一致通过!”潘襟江环视全场后大声宣布。

虽然大会开得十分顺利。但人们观察到,会后梁深远和梁传文、梁一峰并没有离开学校的意思。对此,朱也早有预测:深眼梁必去找张大拿相救,而张大拿面对群情汹涌的局面,一定不敢出面。

果然,当天下午,深眼梁去牛车街区公署找张大拿,张大拿以公务繁忙为由不见。后来,深眼梁一直坐在大厅等,后来索性耍赖,说不见到区长就在区署过夜了。两个时辰后,张大拿迫于无奈把他叫进了办公室。深眼梁垂头丧气,苦苦哀求,请求张大拿设法帮助平息事件。

(未完待续)

童年记忆

霞海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入读橘城机关幼儿园,由住在河西城区惠南路的外婆负责起居和接送,度过了刻骨铭心的童年。

惠南路西头靠北边那排居民房都开有后门,与陵园路相接。街坊们关系融洽,和睦相处,相互串门,一家有难,百家帮忙。家家门户大开,人们可以随意从惠南路这边穿堂过屋到达陵园路那边,颇有先秦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古风。

我和小伙伴们在这些两头通的民宅中上蹿下跳,捉迷藏,打水枪仗;在街道上打陀螺,玩跳飞机游戏。

走街串巷的郊区农民和小商贩响亮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稍顷,便有家庭主妇出来招呼农民进去,将家里平日储放的尿液以一角到三角钱不等的价钱卖给农民作肥料种菜。

也有老人家拿着烂锅、废铁卖给收破烂小贩。我也曾拿过牙膏壳换糖果。香甜的糖果味道弥漫在口腔,那感觉别提有多快乐。为了能吃到那口香甜的糖果,表弟竟将还有一半没有用完的牙膏全部挤掉,与小贩作交易,为此被父母痛骂了一顿。我现在想起来还忍俊不禁。

那年没有空调、电风扇。盛夏的傍晚,街坊们便端着一盆清水泼洒在自家门口的街道上降温。华灯初上,一张张草席已铺满一条街。大人手里拿着大葵扇,为小孩扇风散热,驱赶蚊虫,讲着世间悲欢离合故事。街坊们互相交谈,说着近来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偶然间会有盲人按摩师敲打着“啪啪”响的竹板经过,有的街坊会叫住他就着草席按摩服务。一些调皮小孩则在草席间嬉戏追逐。

县城可供街坊们休闲游玩的地方屈指可数。大舅父有时带着我去化州大桥河西桥头,享受江风沐浴,观看从火车铁桥上轰隆隆疾驰而过的火车;有时带着我去解放路最南端的飞马雕塑像前乘凉。飞马雕塑像是当时化州县城的地标,提起飞马,本地人都知道是指哪里。有时带着我登上宝山,在烈士纪念碑前讲述烈士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英勇牺牲的事迹,熏陶我心灵。宝山是城里最佳观景点,整个县城可一览无余。

在靠近罗江河边的中山公园里,有形态各异的假山石,古色古香的亭子,绿茵茵的草坪,各式各样的小动物。公园前面有两个一大一小的湖,四周有石栏杆围住,中间被一条石桥隔开。湖畔柳树婆娑,婀娜多姿,甚是美丽。

公园濒江处有一座望江亭,滔滔罗江水,沿着城墙下的江堤缓缓而过。亭子右边是水上公社篷船停泊栖息之地。白天篷船在河里来往穿梭,拉货物搞运输。夕阳西下,篷船靠岸,劳碌了一天的船家人开始在船尾甲板上生火做饭,炊烟袅袅,丝丝缕缕。夜色朦胧,密密麻麻的篷船煤油灯,似夜空若隐若现的繁星,倒映水中,醉美人间。

公园旁边是一座两层楼高的电影院。夜幕降临,电影院门前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等待第二场电影的街坊们会漫步电影院对面的中山公园,欣赏月光透过树枝缝隙洒落在草地上的神秘光影和湖水闪烁的迷离光泽。

后来中山公园的大湖被填平做成了广场,小湖被填平建起了灯光篮球场,中山公园被改建成了青少年宫。经常放映露天电影,举行篮球比赛,丰富了市民文娱生活。如今,广场围闭起来拟作他用。灯光篮球场变成了市民临时停车场。

星移物换,时过境迁,但消失的中山公园、电影院、篷船和发生在大街小巷的往事,仍弥漫萦绕在老一辈街坊心中,使人难以忘怀。



关爱未成年人 公益广告

书香环境
为孩子阳光成长护航



爱我茂名 茂名市文明办 宣